



塔

其

蘇聯評雷根中國之行

美國雷根總統於四月廿六至五月一日正式訪問中國大陸。雷根訪問的目的，一般的說法可歸納為下列兩點：（一）是爲他今（一九八四）年的再度競選總統提供宣傳；（二）是基於「聯合抗蘇」的戰略觀點。而中共之所以邀請雷根總統訪問，主要是爲了經濟利益。事實上，中共至今已從世界銀行獲得超過十億美元的貸款，而世界銀行的資金有四分之一是由美國所提供的；而爲了四個現代化，中共更需要借於美國的資金與技術。若從「聯合抗蘇」的觀點來看，雷根的這趟中國大陸之行可說對蘇聯有莫大的影響。而蘇聯當局在雷根訪問行程開始的前後，即對美國作出嚴厲的批判。

綜合蘇聯的批判，可歸納爲下列幾點：（一）雷根此行的主要目的根本不是爲了發展美、「中」平等合作和解決臺灣問題，而是爲了把中共拖入美國的經濟影響和政治影響的範圍；（二）雷根政府力求利用這次訪問來達到競選的目的，和實現自己在亞洲和遠東地區的霸權主義計劃；（三）由於美、蘇關係的顯著惡化，雷根在國內受到嚴厲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需要在對外政策上有重大的成就，那怕是有名無實的；（四）美國想在蘇聯以東的地方建立一個猶如北約那樣強大的反蘇集團，華盛頓希望北平能在這個反蘇聯盟中成爲美國的伙伴，亦即利用中國牌在亞太地區對抗蘇聯。

至於蘇聯對中共的批判雖較緩和，但因這件事也產生了下列的後果：（一）加強攻擊中共在中、越邊界上的暴行；（二）取消了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原定的中國大陸之行（「中」、蘇雙方曾於四月廿五日分別正式宣布這項訪問，行程爲五月十一至廿日）。不過，在蘇聯有組織的宣傳戰中，亦強調了「中」、蘇過去的同盟關係，及鼓吹雙方關係應正常化，如契爾年科在早先即會特別強調，和中共關係正常化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在國際舞臺中的重要性」。

蘇聯對這次雷根中國大陸之行最憂懼的是雙方可能的軍事合作，這意味著美國將利用中共作爲它在亞洲「實施擴張主義政策」的工具，而由這種軍事聯繫，會產生亞洲地區反蘇聯盟的雛型。不過雷根這次訪問所強調的重點在商業方面。如在出發前往中國大陸之際，雷根在華盛頓出席一項工商業領袖的集會時即說，他到中國大陸訪問的任務是作爲「美國產品的推銷員」，旨在增進美國與共黨中國的貿易關係。然不管美國與中共的接觸是爲了商業利益或戰略利益，只要是這二方面的接近，都會令蘇聯不安，而要叫囂、攻擊的。

五月一日，蘇聯舉行了盛大的「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在莫斯科的紅場遊行中，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率同黨、政高階人員在列寧陵墓前的觀禮臺上檢閱遊行。數以萬計的工人遊行隊伍揮舞著紙花、旗子和標語，歌頌共產黨、勞動與和平的光榮，遊行歷時一個半小時。如同往常，大

多數的北約國家駐蘇聯大使因抗議阿富汗事件，而未應邀出席觀看遊行。此次遊行較去年的最大不同，在於遊行隊伍高舉著契爾年科的彩色肖像，其數量之多令政治標語黯然失色，顯示了契爾年科在大搞他的個人崇拜。

「真理報」早在四月十五日即公布了由蘇共中央具名的「五一」勞動節口號，計有六十條。這些口號除了一般性的呼籲，如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為民主、社會主義奮鬥，加強世界各共產黨的友誼及團結外，並有對蘇聯各行業勞動者的激勵口號，要求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有更好的工作表現。口號的最後一條則是：在列寧的旗幟及共黨的領導下，走向共產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五一」勞動節的意義可從四月十七日「真理報」的社論文章中看出。該社論指出，「五月一日——是全世界勞動者的節日。這是國際勞動者團結起來為反抗帝國主義、爭取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一天」，「社會主義與和平是不可分離的」。因此，勞動節可作為蘇聯對外宣傳的工具。而在對內方面，誠如公布的勞動節口號所顯示，它要求勞動者注意他們自己工作任務的完成。由於有這種對外、對內的利用價值，難怪蘇聯當局要把「五一」勞動節列為最重要的節日之一了。

四月廿九日「真理報」公布了蘇聯八四年第一季國家計劃的工業生產完成情形。據蘇聯中央

統計局公布的一些重要工業部門的生產情形如下：蘇聯第一季的工業總生產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一四點九（較之預定的八四年生產增長目標百分之三點八高出許多）；今年首季的勞動生產力增加百分之四點六（較預定目標高出百分之一點二）；首季的石油產量為一億五千三百萬噸（與去年同期的一億五千三百三十萬噸相去不遠，此即顯示，今年要達到石油六億二千四百萬噸的目標，可能有困難）；煤產量一億八千六百萬噸（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二）；煤氣產量一千四百六十億立方尺（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電力為四千零七十一億千瓦時（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

據蘇聯自己的分析，勞動生產力是蘇聯經濟進步的決定性因素，而在今年第一季的工業產量的增長額中，百分之九十幾都是依靠提高勞動生產力得來的，這種比率是歷年來最高的，其餘的百分之四則是依靠增加工作人員得來的。而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主要途徑是加快科學進步，儘量減少手工勞動而改為操作機器。在第一季中，已有一千多個生產工廠、車間和整個企業全套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按照這種說法，只要在生產上不斷的自動化與機械化，即可達到工業產量的不斷增加。但是，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了要增加生產外，還要兼顧及運銷，即是要經由所有部門間的互相合作，才能使經濟向前發展。而運銷這一部門，無可避免的必然要運用到人力勞動，無法完全以機器取代。在蘇聯有許多情況是因為運銷無法配合生產，致使產品無法有效地運轉全國各地，造成在產地的浪費。因此，在增快自動化速度的同時，蘇聯當局若無法有效解決各種人為上的問題，光是生產量的增加，仍不足以全面改善它的經濟。

波 共 頭 子 訪 蘇 中央委員會及蘇聯政府之邀請，飛抵莫斯科進行二天的工作性訪問。四日雙方舉行會談，除了討論加強兩國友誼外，並簽署了兩國間直至二〇〇〇年的經濟發展與科技合作的長期計劃。蘇共總書記在會談中指出，波蘭今後仍然能夠依靠蘇聯的援助和支持，賈魯塞斯基則極力推崇蘇聯在波蘭困難時期所給予的支持。蘇聯當局同時頒予賈魯塞斯基列寧勳章。在訪問期間，波共頭子同蘇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曾前往莫斯科東南的梁贊，為一座紀念兩國戰鬪友誼的紀念碑舉行揭幕儀式。

七日「真理報」公布了雙方直至二〇〇〇年的經濟和科技合作發展綱領。在此一綱領中，蘇聯再三強調了它在波蘭戰後恢復國民經濟方面和在建

立強大的經濟潛力上，提供了絕對性的援助。而往後雙方的合作將擴大到冶金工業、化學工業、運輸業、生產居民消費品和農業生產方面的雙邊聯繫。這個綱領直接關係到經濟問題，也確定了蘇、波直至二〇〇〇年的合作形式，概括了工業專門化計劃以及雙方在計劃和經濟政策方面的緊密關係。西方對蘇、波這項合作計劃的評論是：（一）該協議明顯地強調了雙方需要結合在一起，並減少對西方的依賴；（二）此一協議可能在下月即將召開的「經互會」高峯會議中為蘇聯及其他國家所追隨；（三）締結一連串的雙邊協議，對蘇聯而言，較之單一的經互會協議能使它取得更大的支配權。

在賈魯塞斯基抵達莫斯科訪問的前二天，波蘭已爆發了新的示威活動，目前，波蘭仍處於經濟與政治動亂的時期。賈魯塞斯基在訪問期間曾向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保證，他正努力加強波蘭國內的思想與政治團結。在今年三月份，波共舉行了自一九八一年以來的首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在此次大會中曾致電蘇聯和東歐集團的其它盟邦，保證波蘭有足夠力量再次擊敗政治敵對份子對波共權力的挑戰。但事實上，要平息波蘭境內的種種不滿運動是很難的，自一九八一年發生團結工聯運動以來，雖經波共政府的大力鎮壓，這股力量仍未被消滅。另外，天主教在波蘭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三月間，由於波共政府下令，禁止在學校懸掛十字架，而發生了軒然大波。迄今，波共、天主教會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互不讓步。這種情形若繼續發展下去，恐怕又會釀成如團結工聯運動那樣嚴重的情況，因此，波共聲言要擊敗它所謂的政治敵對份子，仍是很難的。

蘇聯退出奧運

突然作出不參加奧運的聲明。這項不參加的聲明直接反駁了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在四月下旬接見意大利外長安德烈奧蒂時所說的：莫斯科不希望杯葛洛杉磯夏季奧運會，並準備就現時一切的不滿提出討論。在宣布不參加後，蘇聯報章即先後出現了多篇類似言論，綜括這些報導，其重點乃在強調：（一）美國利用奧運來達到政治目的，並鼓勵美國的反蘇集團加強反蘇活動，直接威脅及蘇聯運動員的安全。（二）蘇聯奧委會的這項決定，並不是要傷害美、蘇兩國運動員間的友好感情，而是關切本身運動員的安全。（三）美國當局違反了奧運憲章與精神，美國當局一開始籌備奧運會，就在追求政治目的，並把奧運會變成冷戰和對共產主義發動十字軍運動的場所，在這種情況下，參加奧運會則意味著縱容美國當局推行反奧林匹克運動的方針。由於蘇聯的退出奧運，連帶使一些共黨或非共黨國家紛紛宣布跟進，包括保加利亞、東德、捷克、越南、寮國、阿富汗、外蒙、匈牙利與波蘭（截至五月十八日，古巴仍未作出決定，而南斯拉夫則宣布將照常參加奧運）。

由於蘇聯奧運會在宣布它的決定時，用的是「不可能參加」的字眼，因此，國際奧委會及美國奧委會仍試圖挽回此一局面。這些努力措施包括了由國際奧委會主席攜帶一封雷根總統的信給蘇聯領導人，希望能遊說莫斯科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不過雷根總統已拒絕以政府間的談判來挽回蘇聯參加奧運）；並在五月十八日於瑞士洛桑召開國際奧運會緊急會議，邀請美、蘇代表參加，對於蘇聯的抵制作進一步的討論與挽回。關於前者，至今（五月廿二日）國際奧運會主席尚未接到蘇聯有關方面通知他與契爾年科會面的消息；而十八日的洛桑會議在蘇聯再三拒絕取消杯葛的決定下，已告失敗（不過蘇聯仍將派遣多達二百人的裁判、記者和有關人員參加奧運）。六月二日是本屆奧運報名截止的日期，屆時也將是蘇聯是否真正退出奧運，或是故作姿態的揭曉日。

華約成立廿九週年

五月十四日，華沙條約簽訂已屆廿九週年。華約聯合武裝力量總司令、蘇聯元帥庫里科夫在

「蘇維埃俄羅斯報」上發表文章指出，這個條約的簽訂是社會主義國家組織及其防禦的開端，並抵制一九四九年北約的建立所帶給他們的威脅，而今這種威脅仍然存在著。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阿爾巴尼亞（已於一九六八年正式退出）、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等國在華沙舉行了一個所謂保證歐洲和平與安全會議，並於最後一天簽定了友好互助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成立了華沙公約組織，同時成立了「聯合指揮部」和「政治協商委員會」。一九六九年成立國防部長委員會，作為華約軍事上的最高磋商機構，並在聯合指揮部之下設立軍事會議。

華沙公約的組成對蘇聯具有雙重的價值，在政治上：蘇聯可利用此一組織傳達克里姆林宮給東歐盟友的指示，並獲得東歐對其外交政策的支持。因為這一組織基本上是採磋商形式，因而又給予外人一種東歐並不受蘇聯完全控制的印象。在軍事上：幫助蘇聯維護國防、控制東歐共黨政權，並透過此一組織裝備東歐盟軍、協助華約部隊的統一行動。就華約的發展而言，其在一九五五年成立之初，只是一種鬆散的社會主義軍事聯盟，功能在於對抗北約的可能威脅。而今華約的發展除了仍有上述的功能外，更已成為一個處理蘇聯與東歐間政治、軍事事務的機構。

華約成立已屆廿九年，但是它的團結似已顯現出危機。據英國「評論週刊」在今年三月份的一項報導稱，羅馬尼亞想在明年該公約屆滿時退出。明年慶祝華約簽訂三十週年時，華沙公約自然將予以續簽，但羅馬尼亞領袖希奧塞古已通知蘇聯和其它國家，它無意續簽此一公約，並將致力於成立一個真正不結盟的巴爾幹集團。羅馬尼亞若真退出華沙公約組織對蘇聯自然是一大打擊，因而莫斯科正以各種方式來挽回，包括承諾給予經濟援助、便宜的石油、優惠貸款及從優考慮任何其它要求。不過羅馬尼亞的領導人並不認為這些援助或承諾有任何實質價值，倒是可能的軍事佔領的威脅才是真實的。至於事情的發展如何，則要看蘇聯的軟、硬手段成效如何了。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三四三六號帳戶